

文選

仙

聖

文選卷第八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

揚子雲羽獵賦

上林賦一首

司馬長卿

亡是公听然而笑善曰說文曰所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

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

於天子曰述職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伍年一朝見述其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封疆畫

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杜絕淫放耳

善曰小雅曰淫過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踰

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

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

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舉而適足以曳君自損

也晉灼曰曳古貶字也善曰節析子曰且夫齊楚之事又因勢而發譽毛萇詩傳曰祗適也

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

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亦雅曰至于豳國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

丹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洧水更公衡切紫淵徑其北

文穎曰河南穀羅縣有紫澤在縣北於長安為在北也終始灞澹出入涇渭張揖曰灞澹二

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鄠鎬潦瀆紆餘委蛇經營

乎其內張揖曰鄠水出鄠縣南山鄠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善曰潦即澇水也說文曰澇水出鄠縣北入

渭灇水出杜陵今名沈水自南山黃子陂西北流經至昆明池入渭郭璞曰涇營其內周旋苑中也蕩蕩乎

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善曰潘岳閔中記曰涇渭灞澹鄠郭潦瀆九八

川東西南北馳騫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涉也來盧代切出乎椒丘之闕

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者也善曰楚辭曰馳椒丘焉且且上也音昌呂切行乎洲淤之

安翔徐回郭璞曰言翺乎瀉瀉郭璞曰水白光貌也東注

太湖郭璞曰太湖在吳縣行溢陂池郭璞曰其形狀而

於是乎蛟龍赤螭文類曰龍子為螭張魚鱗漸離李奇曰

鮪蜀曰鮪鱗出筆山穴中司馬彪曰漸離魚一名曰黃

鮪音顯鮪音顯鮪音顯鮪音顯鮪音顯鮪音顯鮪音顯

如嬰兒郭璞曰捷鱗掉尾振鱗奮翼郭璞曰捷舉也鱗

唐賦曰振鱗奮翼捷捷鱗掉尾振鱗奮翼捷鱗掉尾振鱗奮翼

物衆夥善曰小雅明月珠子的樂江靡應劭曰靡邊也明

其光躍乃照於江邊也張揖曰靡厓也善曰蜀石黃磬水

說文曰玳瑁樂明珠光也均樂與的樂音義同

玉磊張揖曰蜀石次王者也郭璞曰磊音磊音磊音

山其上多水玉磊音磊音磊音磊音

如窈切磊音磊音磊音磊音

皓音磊音磊音磊音磊音

屬玉似鴨而大長郭璞曰交精似鳥而脚高有

頤赤目紫紺色者郭璞曰交精似鳥而脚高有

鳥名郭璞曰交精似鳥而脚高有

也郭璞曰交精似鳥而脚高有

張揖曰歲疵似魚虎而倉黑色鷓鴣頭鳥郭羣浮乎其上

璞曰盧鷓鴣也歲音鹹疵音資鷓音慈也

沈淫泛濫隨風澹淡郭璞曰皆鳥在風波自縱與波搖蕩

奄薄水渚張揖曰薄猶集也郭唼唼菁藻咀嚼菱藕郭璞曰

也善曰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唼與唼同

所甲切唼丈甲切咀才汝切爵才削切

轟龍從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深林巨木斬巖峯差郭

曰皆峯嶺之貌也嶄仕街
切參楚林切嶄楚宜切
九峻截薛南山峩峩
郭璞曰嶄

也善曰九峻南山已見西都
賦截音截薛音齏峩音嶄
巖施廳騎摧峩嶄崎
曰施廳

也巖齏也崎音嶄也止下
貌也嶄崎斗絕也摧減
回切峩卒郵切郭璞曰嶄音嶄崎

音振溪通谷蹇產溝瀆
張揖曰振收也水注川曰谿注谿
瀆皆水相通注也善曰言

山石收斂溪水而不分泄
谿呀谿開阜陵別鳴
谿呀大貌

豁開空虛也郭璞曰鳴水
呼舍切呀呼加切開手下
切鳴音擣歲磈嶮虛墟壘

郭璞曰皆其形勢也歲於
惡罪切鹿胡罪切虛音祛墟
音窟壘音磊切嶮

降施靡郭璞曰隱轉鬱壘
麟洛盡切壘音壘施式氏切
陂池驛豸郭璞曰

類貌也陂音皮驛音被豸
直爾切善曰驛豸漸平兒
容淫以舟散渙夷陸
布馬虎也亭臯千里靡不被築
曰臯

澤也隄上十里一亭郭璞曰
皆築地令平也被皮義切
綠王芻也蕙薰草也郭璞曰

山海經曰蕙香草蘭屬也
善曰王逸楚辭布結綾
郭璞曰結綾蔓

也揭車衡蘭草也揭去竭
切芝巨乞切稟本射干
郭璞曰

射干香草也射干舍切
莛蔓裏荷張揖曰莛薑子薑也
葳

持若蓀如淳曰葳音鹹韋昭曰
射干舍切莛蔓裏荷張揖曰莛薑子薑也
葳

張揖曰鮮支支子也
蔣苧青蘋張揖曰蔣菰也苧三
布濩閔

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善曰
離而邪靡不絕之貌也孟康甘泉
賦注曰衍死崖岸也離力爾切
應風披靡吐芳揚烈善

也披不蟻切
郁郁菲菲衆香發越
郭璞曰香氣射
盼嚮

也披不蟻切
郁郁菲菲衆香發越
郭璞曰香氣射
盼嚮

布寫掩菱必第司馬彪曰勝過也其芳之過若蠶之布寫也郭璞曰香氣盛秘辭也善曰說文曰勝

蠶與掩韻與菱音義同說文曰醴醴香氣奄藹也於是

乎周覽泛觀績紛軋芴孟康曰績紛衆盛也軋芴芒芒恍

忽郭璞曰言眼亂也芒莫朗切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

陂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也暮入於苑西陂中其南則隆

冬生長涌水躍波張揖曰其苑南陽煖則盛冬十月草木

隆卿子曰松栢經其獸則獬旄獬沈牛麀麀郭璞曰獬旄似

也音容張揖曰旄旄牛也其狀如牛而四節毛麀白豹擊

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也能沉沒水中麀似鹿而

大善曰南越志曰沈牛形赤首圓題窮奇象犀張揖曰題

角似水牛一名沈牛也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其北則盛夏今凍裂池涉水揭河

如嗥狗食人者也馬彪曰勝過也其芳之過若蠶之布寫也郭璞曰香氣盛秘辭也善曰說文曰勝

鹿曰揭卒衣也善曰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駘橐駝郭璞曰

尸子曰寒凝冰裂地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駘橐駝郭璞曰

而無角角端似豹角在鼻上中作弓蛩蛩驪駘驢羸

韋昭曰背上有肉似橐駝故曰橐駝也於是乎離宮

即驪曰驪駘駘類也駘駘生三日而超其於是乎離宮

母驪音顛駘音奚駘音决駘音提驪羸同於是乎離宮

別館彌山跨谷善曰鄭玄周禮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司馬

廊廡上級下級皆可坐故華榱壁璫輦道纒屬韋昭曰裁

曰重坐曲閣閣道委曲也纒屬連屬也如亭曰輦道閣道也司馬彪曰步欄周流長途

中宿善曰步欄上廊也周流周徧流行也楚辭曰曲屋步

上夷峻築堂累臺增成如淳曰峻山也張揖曰平此山以

峻子郭璞曰言於巖突底為室潛頌杳眇而無

公切巖突洞房通臺上也善曰突一弔切頌杳眇而無

見仰攀撩而捫天善曰盧類曰頌杳眇而無

古舉字也捫音門也
奔星更於閨闈宛虹地於楮軒善曰奔

行疾故曰奔如淳曰宛虹屈曲之虹也應劭曰青龍蚺

楮捫檻也司馬彪曰軒楹下版也更工衡切曰

於東廂郭璞曰廂夾室前堂也蚺一糾切孫炎爾雅注

俛於西清張揖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西清者廂

於間館張揖曰靈園而來謂問讀口閑儻

榮郭璞曰倻日中也榮屋南檐也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

庭郭璞曰醴泉瑞水也善曰言醴泉於盤石振崖李奇曰

以石整頤也水之嶽巖倚傾郭璞曰嶽巖歌貌也嗟峨嶽

嶽郭璞曰嶽音提嶽音業曰玫瑰碧

琳珊瑚叢生善曰並已璿玉旁唐玢函文鱗郭璞曰旁唐

幽文理貌也音紛彬善曰宋赤瑕駁犖雜雷其間張揖曰

玉也郭璞曰其處磅礫千仞赤瑕

中駁犖采點也犖洛角切晁采琬琰和氏出焉司馬彪曰

善曰晁古朝字尚書於是乎盧橘復熟應劭曰伊尹書曰

曰弘璧琬琰在西序於是乎盧橘復熟應劭曰伊尹書曰

所有盧橘復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黃甘橙棗郭璞曰黃

傳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盧黑也枇杷檉柿亭柰厚

吐精棗亦橘之類也音湊張揖曰棗小枇杷檉柿亭柰厚

善曰奔

青龍蚺

象與婉

靈園燕

儻

儻

李奇曰

嗟峨嶽

旁唐

張揖曰

赤瑕

郭璞曰

伊尹書曰

郭璞曰

黃

郭璞曰

黃

黃

黃

毅張揖曰獬而大要似獬猴頭上有髦要以後黑郭璞曰毅

音音 蛟音 捷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翻幡互經

也郭璞曰皆獬猴在樹暴戲姿態也

天郭璞曰皆獬猴在樹暴戲姿態也

貌也說文曰杪末也廣

也郭璞曰皆獬猴在樹暴戲姿態也

掉懸也 捷垂條掉希間

無支之間也郭璞曰

也郭璞曰皆獬猴在樹暴戲姿態也

宮宿館舍善曰說文曰皆離宮別館出入所幸也

不移百官備具郭璞曰言於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李

帝駕象車六蛟龍善曰此依古成文而假言之非謂似也

今依郭說 拖蛻 旌靡雲旗

唐賦似雲氣也善曰此亦假言也高

虎賦曰 前後 道游

謂道 游在 乘輿 之後

晉灼曰 大駕 太僕 御大 將軍 參乘 扈從 橫行 出乎 四校 之中

郭璞曰 因山 谷遊 車騎 雷起 殷天 動地 善曰 雷古 雷字 殷

音音 先後 陸離 離散 別追 善曰 雷古 雷字 殷

緣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善曰韓子曰雲行雨施也

貌豹搏豺狼帝昭曰生謂生取之也郭璞曰魏執夷虎屬音毗手熊羆足羆羊張

曰熊犬身人足似羊而青郭璞曰足謂踏也蒙鵠蘇孟康曰鵠尾也蘇

析羽也張揖曰鵠似雉鬪死不却善曰蒙謂蒙覆也縞白虎而取之鵠以蘇為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鵠音曷

郭璞曰縞謂絆絡被班文漢書曰班文虎豹之皮也司馬彪

之也善曰縞音袴凌三巖之危善曰漢書音義曰陵止也

跨壑馬善曰跨謂下磧歷之坻張揖曰磧歷不平也徑峻赴險越壑厲水

郭璞曰厲水推蜚廉弄獬豸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

以衣渡水推蜚廉弄獬豸張揖曰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

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格蝦蚶孟康

今可得而弄也獬音蟹豸文介切格蝦蚶孟康

光澤名猛氏蝦音遐蛤音閣善曰說文曰鈺小矛也市廷

切縹驪射封豕張揖曰驪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

係取也平犬切左氏傳中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

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翔

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善曰脰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翔

翔往來郭璞曰言周旋也善曰兒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

變態善曰部曲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疾驅也善儵

遠去郭璞曰儵忽長逝也善曰曹流離輕禽蹴履狡獸

曰流離放散也輕禽飛鳥也晉轉白鹿捷狡兔郭璞曰狡

捷音接耳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追怪物

出宇宙張揖曰怪變蕃弱滿白羽文頴曰變率也蕃弱夏

箭鏑為滿以白羽為箭故言白羽也善曰左氏傳衛子魚

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蕃與繁古字通國語曰吳素甲

望之如茶射游臯檠蜚遽張揖曰臯惡鳥也故射之檠梢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

身郭璞曰臯羊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臯羊擇肉而后發

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也弦矢分藝殪仆文穎曰

射準的為藝壹發死為殪善曰然後揚節而上浮郭璞曰

也善曰楚辭曰凌驚風歷駭姦乘虛無與神俱張揖曰郭

注曰震無寒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氣躡玄鶴亂昆雞張

曰昆雞似鶴黃曰已郭璞曰道孔鸞促鴝鷄郭璞曰道從

才由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捎鳳凰捷鴝鷄捨

焦朋張揖曰焦朋似鳳西方之鳥也善曰方言曰掄道盡

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絃司馬彪曰消搖

淮南子云八澤之外乃有八絃北方率乎直指郭璞曰率乎

反鄉郭璞曰忽忽歷石闕壑封巒過鳩鵲望露寒郭璞曰歷蹠也

四觀乃帝建元中作在下棠黎息宜春張揖曰棠黎宮名在雲

宜春宮名在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擢鷓牛首張揖曰牛

渭南杜縣東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擢鷓牛首張揖曰牛

上林苑西頭善曰漢書曰鄧通以權舡為黃頭郎音義曰善擢

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掩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觀

士大夫之勤略司馬彪曰均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徒車之

所輻輳郭璞曰徒步也輻輳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踏藉善

廣倉曰若與其窮極倦紕驚憚聳伏郭璞曰窮極倦紕疲憊者

踏足貌郭璞曰若與其窮極倦紕驚憚聳伏也驚擇聳伏怖不動兒也

紕音劇憚丁局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籍籍郭璞曰善交橫填

切聲之涉切

阮滿谷掩平彌澤善曰廣雅曰於於是乎游戲解怠置酒乎

顛天之臺張揖曰臺高也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撞

千石之鍾張揖曰千石也立萬石之燹張揖曰以燹羽為葆也奏

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張揖曰以翠羽為葆也惟聽葛天氏

陶唐氏之舞如淳曰舞咸池也善曰尚書曰惟

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二人持牛尾投

奮五穀五曰敬大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

獸之極高昭曰葛天氏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氏春秋善曰

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閔為曲以民為氏以遂為育以建

浪起皆誤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郭璞

也浪起巴渝宋蔡淮南千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渝水僚居

以平三秦使使樂府習之因名巴渝舞也張揖曰樂記曰

宋音燕女溺老蔡人謳負三人淮南鼓負四人千遮曲名

文成顛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族

居遮秦金鼓迭起張揖曰族聚也郭璞鏗鎗闐鞞洞心駭

耳善曰鏗鎗鍾聲也闐鞞鼓音也毛詩曰擊鼓其鏗字書

荆吳鄭衛之聲郭璞曰皆淫哇也善曰禮記韶濩武象之

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

至於海南乃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沔曲鄔郢繽紛激

楚結風李奇曰鄔今宜城縣也鄔楚都也續紛舞也張揖

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俳優侏儒狄鞞之

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所觀也靡曼美色張揖曰

細也曼澤也善曰言作樂於前者皆若夫青琴宓妃之徒

伏義氏女溺死洛水之神絕殊離俗郭璞曰離

妖冶媚都善曰字書曰妖巧也說文曰媚靚粧刻飾便嫫

綽約郭璞曰靚粧粉白黛黑也刻刻畫鬢鬢也便嫫輕利

淨柔橈嫚嫚郭璞曰柔橈嫚嫚皆骨體更弱長

獨蘭之綸綈郭璞曰獨蘭一蘭之絲也獨蘭之綸綈

善曰長大貌也卹削如刻畫作之也便嫫郭璞曰

千切郭璞曰芬芳溫鬱酷烈淑郁皓齒繁爛

宜笑郭璞曰香氣盛也宜笑郭璞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嫋嫋以嫋又曰嫋嫋宜笑也

音曼郭璞曰長眉連娟微睇繇藐郭璞曰連娟言曲細也繇藐

音歷郭璞曰色授魂與心愉於側張揖曰彼色來授我於

中樂郭璞曰中半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司馬彪曰

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善曰言聽政

也時休息於此郭璞曰謂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

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善曰

郊以贍萌隸張揖曰邑外謂之郊郊田也詩稅于農郊帝

繼為可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

郊以贍萌隸張揖曰邑外謂之郊郊田也詩稅于農郊帝

昭曰萌民也司馬彪曰隸小臣也善曰爾雅

曰命告也蒼頡篇曰墮墮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郭

姓兔者往也實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司馬彪曰

陂池而不禁民取也郭璞曰虛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

善曰蔡邑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孟子齊景公

興發補不足趙歧曰與惠政發倉廩以振貧而補不足也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郭璞曰號改制度郭璞曰

車服易服色郭璞曰革正朔郭璞曰更以十二與天下為更

始郭璞曰於是歷吉日以齋成張揖曰建華旗鳴玉

防患曰戒襲朝服乘法駕司馬彪曰遊于六藝之圃馳騫乎仁義之

塗郭璞曰遊於藝塗道也善曰藝六經也覽觀春秋之林

曰春秋義理繁茂射貍首兼騶虞郭璞曰射節騶虞召

南之卒章天子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言占者舞玄鶴以為瑞

令弋取之而舞干戚也尚書大傳曰舜樂歌曰和載雲罕

拞羣雅張揖曰罕單也前有九流雲畢之車掩捕也詩小

也善曰先用雲罕以獵獸今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樂

樂胥善曰毛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福祿也胥先呂切脩容

乎禮園郭璞曰禮所以整翔翔乎書圃郭璞曰尚書所以

之述易道郭璞曰精微之術放怪獸張揖曰苑中奇登明堂坐

清廟郭璞曰明堂者所以朝諸侯處清廟太廟也善曰禮

也室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善曰得於斯之時

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翕然興道而遷義郭璞曰

也許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善曰包咸

貴切錯置也七故切司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

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郭璞曰精銳也費府庫

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善曰管子曰國雖盛滿無務在獨樂

不顧衆庶善曰鄭玄毛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

不繇也郭璞曰繇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

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也善

蒼頡篇曰墾耕也薛君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

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郭璞曰

色貌也材誘切善曰禮記逡巡避席善曰公羊傳曰逡巡

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也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善曰廣雅曰

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 拜序

揚子雲

孝成帝時羽獵服虔曰士卒負羽也善雄從以為昔在二

帝三王應劭曰堯舜夏殷周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書

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

庖厨而已善曰財與總同毛萇詩傳曰御進也禮記曰天

之庖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

善曰孟子曰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

其庭醴泉流其唐善曰禮記曰天降膏露地出體泉孝經

曰廟中路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

其林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薮龜龍昔者禹任益

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曰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

上謂山下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

也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

裕民之與奪民也善曰孟子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

曰民猶以為小也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何

也答曰文王之囿與人同之民以為小亦宜乎王之囿

四十里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人以為大不亦宜乎孫卿

子曰足國之道節民裕民而善藏其餘不知節用裕民雖

好取侵奪猶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

將寡獲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湖御宿昆吾

晉灼曰鼎湖宮黃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上有旁南山

亭善曰宜春已見上文三秦記曰樊川一名御宿

西至長楊五柞善曰漢書曰盤屋有長北繞黃山濱渭而

東善曰漢書曰槐里有黃山之宮濱涯也言循渭水之周

柔數百里善曰說文曰穿昆明池象滇河璜曰西南夷有

池故作昆明池以象之營建章鳳闕神明馭娑孟康曰馭娑殿

毛詩箋曰營治也建章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

蓬萊善曰漢書曰建章其北治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

海中三山名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

法効象之也

民善曰三垂謂西方南方東方武帝侵三垂以置郡故謂

國之堅敵三垂北之縣矣爾雅曰邊垂也如淳曰齊等也

無有貴賤故謂之齊人若今言平人矣晉灼曰中國被教

齊整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善曰說文曰儲侍符

也應劭曰禦禁也謂禁止往來營謂造作也尚泰奢麗誇

即賦云御自汧渭經營鄴鄙甲或為由非也善曰毛萇詩傳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齊整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善曰說文曰儲侍符

也應劭曰禦禁也謂禁止往來營謂造作也尚泰奢麗誇

即賦云御自汧渭經營鄴鄙甲或為由非也善曰毛萇詩傳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齊整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善曰說文曰儲侍符

也應劭曰禦禁也謂禁止往來營謂造作也尚泰奢麗誇

即賦云御自汧渭經營鄴鄙甲或為由非也善曰毛萇詩傳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善曰毛萇詩傳曰善曰

王逸楚辭注曰嶠舉也嶠音矯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閱善曰寥廓

昭曰登高也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

月天地隆烈善曰北方水色黑故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

外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大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

受不周之制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孟以奉終始

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皆迺詔虞人典澤東延

昆鄰西馳閭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虞掌山澤之官又

見上文儲積共待戍卒夾道善曰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

陳車騎也斬叢棘夷野草善曰社預左氏禦自汧渭經營

豐鎬善曰孔安國尚書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

革皇猶彷彿也周流周匝流行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

月似在其中出入也張晏曰日出扶桑入湯谷應劭曰杳

也爾迺虎路三峻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音焘曰

落纍也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外則正南

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善曰三峻已見上文極海邪界虞淵

濛濛孔切沈胡朗切營合固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

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也服虔曰白楊觀名

賁育之倫蒙盾羽杖鎔邪而羅者以萬計善曰說苑曰勇

賦說文曰鎔邪大戟也鎔音莫邪弋奢切其餘荷垂天之

善曰寥廓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之飛旗善曰朱竿太常之竿也周禮日月為太常王建大

者天地之旗也楚辭青雲為紛虹蜺為纒屬乎崑崙之虛

連也爾雅曰紛旗旒也纒旗上繫也善曰鄭玄喪服傳注曰屬

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善曰天星之羅言光也濤水之波言廣大也

淫與與前後要渡善曰淫淫與也櫓槍為闔明月為候孟康

戰鬪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

善曰杜預左傳注曰候望敵者熒惑司命天弧發射曰熒

惑法使司命不祥天弧虛上二星善曰樂緯稽耀嘉曰熒

有四星鮮扁陸離駢衍必路駢衍軍壘駢衍也晉灼曰必

篇必類一切徽車輕武鴻網縶獵晉灼曰徽疾貌也音

也鴻網相連貌也縶獵相次貌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夏

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善曰殷軫盛貌也音隱羽騎

軻分殊事帝昭曰駢負羽也蘇林曰駢明也善曰毛萇詩

其事也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

孟康曰輻輳連屬貌也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

善曰陽朝陽明也撞鴻鍾建九旒善曰尚書大傳曰天子

朝晁古字同也撞鴻鍾建九旒將出則撞黃鐘之鐘禮

記曰龍旗六白虎載靈輿善曰杜業奏事曰靈輿天子輿

也蚩尤並轂蒙公先驅善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其方並

漢書音義曰蒙公蒙恬也如淳曰蒙公髦頭立慤天之旂

曳捎星之旂常昭曰慤干霹靂烈缺吐火施鞭應劭曰霹

缺閃隙也火電照也善曰言威德之盛役使百萃從沈溶

神故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而為衛也閃失染切

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為八鎮如淳

賦曰沈溶滂鬻從先勇切沈以永切溶音容戲音麾之故也善曰埤蒼曰從走貌也沈溶盛多之貌也上天子居

廉雲師吸嗥瀟率鱗羅布烈攢以龍翰善曰楚辭曰後飛

飛廉風伯也雲師已見吳都賦說文曰吸喘息也埤蒼曰

若龍翰之聚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

神光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啾啾衆聲也啾或為秋蹌蹌行

也望平樂徑竹林張揖曰平樂館名晉蹂蕙圃踐蘭唐善

蕙圃已見子虛賦服虔曰舉烽烈火轡者施技善曰轡者執

方馳千駟狡騎萬帥晉灼曰狡捷之騎也善曰虓虎之陳

從橫膠輶森拉雷厲驥駉駉音臘善曰虓音哮鄧展曰

虎拉風也哮火交切輶音葛洶洶旭旭天動地岷善曰

貌也洶洶動之聲也善曰動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

善曰羨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善曰鄉音向毛萇東西

南北騁者奔欲善曰言各隨其音欲地蒼豨跋犀犛蹶浮

麋善曰音他浮麋過麋也跋步末切蹶居月切地斲巨挺

搏玄獲善曰廣雅曰搏擊也挺已見上林賦名騰空虛

距連卷張晏曰連卷木也善曰距至也卷音拳

間張晏曰蹕天蹕之枝也善曰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森

林叢為之生塵善曰莫莫紛紛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

蒺藜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善曰蹶踏獵蒙籠麟輕飛

也掌以掌擊之也尔雅曰茨蒺藜

善曰蒙籠已見上文履般首帶脩蛇如淳曰般音班班首

輕飛輕獸飛禽也踐履之也淮南子鈞赤豹揜象犀善昭曰揜古牽字跼巒阮

曰吳為封豕長蛇如淳曰跼踰也音義曰車騎雲會登降閭藹善

閭藹衆盛貌閭鳥感切泰華為旒熊耳為綴張晏曰旒幡綴旌也善

大人賦曰垂絳幡綴以白氣也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如淳

音旋言山為之回旋也善曰宋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

服慶曰儲與相羊貌也浦水涯也善曰淮南子曰於是天

陰陽儲與聊浪放蕩也與音餘浦音普浪音琅

清日晏善曰許慎淮南子注逢蒙列皆羿氏控弦善曰吳

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皇車幽輶光純天

地輶車聲也方言曰純文也輶一轄切純之允切望舒彌

轡服慶曰望舒月御也如淳曰楚辭曰前望舒使先翼乎

徐至於上蘭晉灼曰上蘭觀移園徙陣浸滂善曰部

伍也毛萇詩傳曰感促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善曰隊徒內

壁壘天旋神扶電擊善曰言威之盛也逢之則碎近之則

破善曰六韜太公曰當鳥不及飛獸不得過善曰高唐賦

起走獸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善曰言殺獲皆盡野地似乎

未及發動也廣雅曰駭起也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善曰罕畢

輕疾踏飛豹霜巢陽善曰巢陽即佛佛也追天寶出一方

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

雌雄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又有光精應劭曰

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鼠而不知其名道逢
二童子曰此名為獲弗述獲弗述亦語曰被二童子名為
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獲弗述逐二童子
化為雉雄止陳倉化為石雌如楚止南陽也獲浮謂切沈
沈溶溶造噉乎絃中晉灼曰口之上下名為噉言禽獸奔

也善曰噉其略切三軍芒然窮冗闕與孟康曰冗行也闕止也言

得逸漏也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漏如淳曰
窮音穹冗者懈怠也晉灼曰闕與容貌也如晉之意言三

軍芒然懈倦容貌閑與而舒緩也今依如晉直觀夫剽禽
之說也芒莫郎切冗音遙闕於庶切與音豫

之繼踰犀兕之抵觸常昭曰曹音但善曰古但字繼與

也熊羆之孥攫虎豹之凌遽常昭曰孥攫惶遽也善曰徒

角槍題注蹙竦驚怖魂亡魄觸輻閔脰晉灼曰徒但服

也善曰蹙與蹙同爾雅曰竦懼也驚與懼同觸輻閔脰音豆

脰言觸車輻因閔其頸也槍千羊切蹙子育切脰音豆

發期中進退履獲善曰言失雖妄發而期於必中進退

矢發弩而射雖冥而妄發也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張晏曰淫

其端未嘗不中秋毫者也創淫輪夷丘累陵聚過也夷平

也言獸被創過大血流與車輪平也音義曰創血於足禽

流平於車輪也善曰丘累陵聚言積獸之多也

嬋中衰善曰中切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晉灼曰靖

館也服虔曰珍灌以岐梁溢以江河尚書曰治梁梁山善曰

池山下之池通東瞰目盡西暢無崖善曰目盡盡目而

安目以山名通東瞰目盡西暢無崖望也無崖廣遠也

水故以山名通東瞰目盡西暢無崖望也無崖廣遠也

珠和氏焯燦其陂善曰焯古灼切玉石簪峯眩耀青熒善曰

玉之與石也李彤單行字曰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
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善曰不可殫玄鸞孔
雀翡翠垂榮善曰榮光榮也王睢閔閔鴻鴈嚶嚶羣嬉乎其中噉

噍昆鳴

善曰鳥鳴詩曰噍與噍同子由切說文曰噍也又鳥

鷺振鷺上下砰礚聲若雷霆

善曰言鳥飛上下翅翼之聲若雷霆也乃使文

身之技水格鱗蟲

服虔曰文身越人也

凌堅冰犯巖淵探巖

排碕薄索蛟螭

善曰巖言可畏也巖岸側巖之處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賈逵國語注曰索

求也

踏獮獺據鼉鼉

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獮似狐青口銜切

廣雅曰

扶靈蟪

鄭玄曰扶音祛音昭曰蟪音茀入洞穴出蒼梧灼

曰洞穴

禹穴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吳縣南大湖中乘

巨鱗騎京魚

善曰京魚大魚也字浮彭蠡自有虞應劭曰

澤在豫章善曰

方推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善曰鄭

箋曰方且也明月珠蚌子珠切韋洛水之宓妃餽屈原與彭

胥

鄭玄曰彭彭咸也晉灼曰胥伍子胥皆水浸也善曰楚

宓妃已見上子

於茲平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常昭曰

車有轡曰軒冕大冠也善曰管子曰先生制

脩唐典匡雅

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鄉習如神

善曰響習疾也響同忽與同仁聲

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

善曰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

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

禮曰職方掌九貉鄭司農曰北

方曰貉健為舍人爾雅注曰獻珍物曰珍獻食物曰享毛

詩曰自被氏羗莫敢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抗手舉手而

拜者也貉

前入園口後陳廬山

孟康曰單群公常伯楊朱

墨翟之徒

善曰常伯侍中也已見籍田賦楊朱墨翟取古

氏春秋注喟然並稱曰崇執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

以為宋人

隆何以侈茲

善曰周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樂錄圖曰成康之隆妖孽滅也

夫古之觀東

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

善曰東岳泰山也梁上猶梁父也已見上文

謙讓而未俞也

張晏曰俞然也

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

滋

如淳曰三靈日月星重象之應也服虔曰獵取也

發黃龍之穴

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園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

言以雲夢孟諸為奢侈而非之也雲夢楚薺澤名也左氏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雲夢孟諸宋薺澤也又曰楚穆王欲伐宋昭

公導以田孟諸也

非章華是靈臺

善曰言以楚章華為非而以周之靈臺為

是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

罕徂離宮而輟觀游

善曰罕徂言希往也

土事不飾木

功不彫

善曰晏子曰土事不文木事不鏤

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

善曰

文曰丞亦拯字也說文曰拯上舉也

儕男女使莫違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儕等也莫違謂以時為

婚無違於期也毛詩序曰男女多違儕仕階切

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

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園弘仁惠之虞

善曰虞與虞古字通馳弋乎

神明之園覽觀乎群臣之有亡

善曰言馳弋神明之園以齊其聖德觀其有無而

加恩放雉免收罝罟麋鹿為堯與百姓共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罝堯米

新者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

暢同暢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

善曰祗敬也雍和也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

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善曰麗光華也鄭玄禮記注曰靡奢侈也

文選卷第八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 臣 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 助率重刊

畋獵下

揚子雲長楊賦一首 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畋獵

長楊賦一首并序

揚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欲

釵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畧曰羽獵賦未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

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文七畧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後四歲無容元

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畧誤蔡邕曰上秋命右者尊位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誕也

扶風發民入南山善曰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爾雅曰扶風扶風在涇州

西自裊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善曰稷界南山終南山也

帝置又有漢中郡秦置武張羅網罟捕熊羆豪豬虎

狽獾狐兔麋鹿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廣雅曰狽也尾長四尺五尺郭璞爾雅注曰獾似獾猴豹

形如虎而圓文鄭玄曰鳥罟曰羅狽又切獲九縛切

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

檻輸長楊射熊館善曰三輔黃圖曰長楊以網為周陸

陣也陸音祛園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白取其獲上

親臨觀焉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是時農民不得收斂

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籍翰

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帝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

曰有壬有林是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義也胡廣云博士為儒雅之林是也說文曰毛長者曰翰詩序曰下

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露而

息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

斗顏師古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

斜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

言左高五千仞廣十里善曰太華已見西都賦採巖薛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度

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古曰截薛即今謂

差峩也善曰說文曰弋檠也又曰紆誦也採音卓截音截

薛音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法錫戍獲胡

鬻漢書音義曰蹕聚也顏監曰蹕足蹴也善曰錫戍獲胡言

以禽獸錫戍令胡自獲之胡戍一也變文耳蹕音萃方言

曰蹕蹴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擁柵

其外又以竹槍繫為外儲胥也常昭曰儲胥蕃落之類也

槍七羊切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

繫力委切

旬有餘其塵至矣而功不圖善曰古今字詁曰塵今勤字

為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所圖言也凡人之所

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洪之勞不圖於功恐不識者外之

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

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善

歲三田一為乾豆也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玄默已見魏善

文選卷九

八

二

周易曰蒙者蒙也韓康伯曰蒙昧

幼少之象也前年獵長楊故言數

茲耶善曰吁疑怪之辭也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

其外不識其內也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外

僕嘗倦談不

其外不識其內也

其外不識其內也

其外不識其內也

其外不識其內也

其外不識其內也

其外不識其內也

其外不識其內也

其外不識其內也

其外不識其內也

其外不識其內也

其外不識其內也

其外不識其內也

其外不識其內也

其外不識其內也

其外不識其內也

能一二其詳善曰毛萇詩傳曰詳審也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

善曰廣雅曰都凡也顏監曰凡大指也張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

有疆奉封豕其土窺窾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

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窺窾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窺窾類貙虎瓜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

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窺鳥黠切窾音庾豪俊麋沸雲擾群黎

為之不康善曰如麋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於

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関服虔曰隨天

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成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維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

尚書中候注曰順斗機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関又星經曰牽牛神一名天関

橫鉅海漂崐嶙善曰橫度大海也漂搖蕩之也匹昭切提劍而叱之所過麾

城擗邑下將降旗顏監曰擗舉手擬也蒼頡篇曰擗拍取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擗之言發也字

林曰擗山檻切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

及餐善曰頭蓬髮亂如蓬也鞮鞞生蟣蝨介冑被露汗善曰說文曰鞮鞞首鍪也

韓子曰功戰無已甲冑生蟣蝨鄭玄禮記注曰介被甲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冑兜鞮也鞮鞞即兜鞮也鞮丁奚切鞞音年

音年蟣君綺切以為萬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

姓請命于皇天家語曰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迺展人之所詘振

人之所乏善曰方音曰展申也詘古屈規億載恢帝業善

杜預左氏傳曰愀大也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善曰高祖五年誅

平崩凡七載爾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

雅曰密靜也躬服節儉綿衣不弊革鞞不穿善曰言不

乘流言順從高祖之風流也

更爲也漢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絺之衣履革大鳥六翮曰堯衣履不弊盡不更爲服度曰鞞鳥也音杏

屢不居木器無文善曰晏子曰主事不文木事不錢於是後宮賤瑋瑁而

疏珠璣善曰廣雅曰疏亦賤也字書曰疏遠也璣小珠也音祈却翡翠之飾除雕琢

之巧善曰爾雅曰玉謂之琬又曰治玉曰琢也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

善曰廣雅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善曰禮記曰鄭衛之

音亂世之音也行弋戰切幼一笑切眇音妙

正而太階平也韋昭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元命苞曰常一不

易玉衡正太階平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堯時匈奴也

東夷東越也一云呂嘉殺其國王乞羌戎暱皆閩越相亂

國入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羌戎暱皆閩越相亂

諸爲閩越王文曰武帝建元四年討佗孫胡爲南越王閩

越王郢與兵遐氓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常昭曰氓音擊南越邊邑

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應

日驃騎霍去病也衛青也善曰漢書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爲大將軍凡七

出擊匈奴汾沅沸渭雲合電發善曰汾沅沸渭衆盛貌也汾音紛沅音雲焱騰波流

機駭蠱軼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颺機駭蠱疾如奔星擊軼言其疾也焱與颺古字通也

如震霆碎輶輻破穹廬應劭曰輶輻車也音義曰穹廬應劭曰輶輻車也音義曰穹廬

兵車或可寢處善曰腦沙幕髓余吾服虔曰破其頭腦塗腦扶云切輶於云切

山經曰北鮮之山多馬鮮水出焉而北經余吾水應劭曰在朔方北鄭氏曰折其骨使髓膏水也通俗文曰骨中脂

髓字遂躡乎王庭孟康曰匈奴庭善曰啟橐駝燒煇

蠶張曼口煇蠶乾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具分剪單于磔

裂屬國韋昭曰芻割也音如梨頰師古曰凡言屬國者有

廣大之貌也其象天單于然也廣雅曰磔張也漢書曰置

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

玄札記注曰刊削也蹂屍與斯係累老弱尸也顏師古曰

死則蹂踐其尸破傷者輿而行如淳曰輿斯輪踐其斯徒

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係繫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累係也

吮鏃癩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吮括也孟康曰

日如氏之說以為箭括及鏃所中皆為創癩於馬者孟氏

以為者被金鏃過傷者甚衆也服虔曰者鬣傷者或矛豫

尚書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吮肆究切

皆稽顙樹頌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特項下向則頌樹上

匍匐平行如蟻之伏也蛾古蟻字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

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

兵深入窮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

國語注曰惕疾也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威之盛如天也

說文曰息喘也尚書曰宅朔廻戈刑指南越相夷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

方曰幽都廻戈刑指南越相夷上書曰今東越擅與兵

侵臣天子為兵師往討閩越閩越王靡節西征羌棘東馳

弟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夷滅也靡節西征羌棘東馳

服虔曰棘夷名也善曰漢書音切是以避方疏俗殊鄰絕黨

義曰節所杖信節也棘滿北切是以避方疏俗殊鄰絕黨

之域善曰絕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善曰尚書曰有

德莫不躋足抗首請獻厥珍服虔曰躋舉使海內澹然善

廣雅曰澹安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善曰史記士為曰

也徒濫切也禮歟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

革之事無避也禮歟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

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

喻帝德為沈浮言多也禮斗

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

喻帝德為沈浮言多也禮斗

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

喻帝德為沈浮言多也禮斗

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

喻帝德為沈浮言多也禮斗

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

喻帝德為沈浮言多也禮斗

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

喻帝德為沈浮言多也禮斗

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

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善曰禮得其根八區善曰禮之所覆難蜀父老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

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玄周禮注曰殺滅也文

子曰物盛則衰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奔也顏監云肆

慮險安則慮危孫卿子曰平則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與竦戎善曰言時不

秦之問相勸曰聳殊與聳古字通西振師五柝習馬長楊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整屋有五柝宮也詐音作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善曰爾

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健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迺萃然登

南山瞰烏弋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鳥弋最在

熱莽平近日所入善西厭月嶠東震日域服虔曰嶠音窟

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服也爾雅曰震又恐後代迷於一時

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顏

崩韓詩曰無失我陵薛君章句曰四平曰陵爾雅曰禦禁也

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彷彿軌屬而還韋昭曰不

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委釋而迴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

軻也輪木日未靡旃言日未移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

委釋其事連屬而迴還也張以釋為委軻如亦所以奉太

振切彷彿或作髣髴軌古委字也屬之欲切亦所以奉太

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善曰太尊高祖也復三王之田反五

帝之虞善曰三王之田文王三驅是也已使農不輟耨工

不下機韋昭曰耨所以覆種音憂顏監曰摩田器也晉灼

農夫釋耒婚媾以時男女莫違善曰毛詩序曰婚媾出愷

女工下機婚媾以時男女莫違失時男女多違也

悌行簡易善曰毛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

下之理得矣矜劬勞休力役善曰毛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

與力役無見百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說

存恤幼孤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

磬之虞孟康曰碣磬之簾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

切磬之音鞀鞀徒刀切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常昭曰拮

也右文隔為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酌允鑠肴樂

胥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為肴

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善曰毛詩曰雍雍在

天之祐示雅曰歌投頌吹合雅服虔曰声其勤若此故真

神之所勞也張揖曰詩云愷悌方將俟元符符晉灼曰元以

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善曰

甫之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張晏曰往號三五也善曰

延光至今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周流黎粟之

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狃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善曰

因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杭稻屬也聲類以為杭不黏

稱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杭稻黎粟之饒芻馬

草也禮記曰蹴踏馬芻說文曰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

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赫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

古之明目者也蓋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

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

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善曰體猶法也迺今日發矇廓

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矇與蒙古字通廓除貌

射雉賦

潘安仁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遊樂而賦之也

徐爰注

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也晉邦過江斯藝仍廢歷代迄今寡能取事嘗覽茲賦味而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志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

曰游涉平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鸚鵡賦曰羽族之可貴者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

色之名翬

草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過翬也翬雄果之目名若聲聞之稱也厲耿介之專心兮多雄豔之

雄姿

厲嚴整也耿介專一也多豐也姤好也美色曰豔言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

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

切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姤赤氏切姤苦瓜也巡丘陵以經略

兮畫墳衍而分畿

述行也言周行丘陵因其墳衍以爲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士

高且大者通之曰墳雅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鴻也此以言雅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宇

肇授

特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靡木不滋無

草不茂

具榮木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楨以改舊

舊成茂也

柯度其舊色所革切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

撼然陳宿之柯度其舊色所革切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

吐溜消消清新之色也英英音英古玄切善曰毛詩曰英英
銘曰有溜水流貌也麥漸漸以擢芒雉鳴鳴而朝朝朝朝者互
江河水貌也求其雌雉不得言鳴漸漸雉聲也又云雉之朝朝朝者互
雉鳴則云求其朝則云求物氣候雉可射之時也
文以舉雉雌皆鳴也此以上序飾物
鳴以巧箱籠以揭驕睨驕媒之變態竹器盛媒者宜圓也箱密
者不欲令見明也言感辰景之韶淑樂山梁之榮茂悟翬
雉之奮逸楚辭揚驕字乍括驕揭居桀切睨音詣善曰楚
意願得也楚辭揚驕字乍括驕揭居桀切睨音詣善曰楚
辭曰縱心肆志所意願高也奮勁骸以角槎隣悍目以旁睽
骸脛也角邪也槎斫其剛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奮其堅勁
之厖以利距邪斫其剛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奮其堅勁
善切曰曹植鬪雞詩曰悍目發朱光鸞綺翼而赤撻灼繡頸

而袞背

鬪文章貌也詩云有鸞其羽翼如綺文袞則赤也

也穀勑呈切過都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鬱暴怒

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鳴思見野爾乃擊

場柱翳停僮葱翠擊者開除之名也今陰人通有北語射

僮翳貌也葱翠翳色也擊步何切綠柏參差文翮鱗次蕭

森繁茂婉轉輕利繁茂而實綱繆輕利也婉轉綱繆之稱

衷料戾以徹鑿表厭躡以密緻料戾小而徹也獻躡重而

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此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

罕至游雉媒名江淮間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言既楚

原禽也曰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草際心為之疲

目為之倦也此以上言柱翳之後遲獲之意也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左氏傳楚子王曰得臣與寓之目焉社預曰寓也寄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故謂調翰喬桀俊逸也

言邈絕疇類殊異才氣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布也善曰何疑問之辭也將欲媒雖振布令褰微罟以長眺已也善曰何疑問之辭也

有聲媒便清叫野聞聲而應媒布也善曰何疑問之辭也

跟音亮蹠擄朱冠之赭赫敷藻翰之陪鯤赤色貌陪七亮切擄朱冠之赭赫敷藻翰之陪鯤赤色貌陪

善曰廣雅曰擄舒也藻翰翰首葯綠素身拖黼繪方言曰猶纏裹也言雉首如綠色頭葯素也黼繡青鞞莎靡丹臆蘭也繪畫文也身采如繪也葯鳥角切

音秋善曰小雅曰雜采曰絳音最或蹶或啄時行時止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蹶行遽貌字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也蹶居衛切周易曰時止則止班尾揚翹雙角特起也此以上時行則行廣雅曰蹶蹶跳

言野雉之狀貌也善曰良遊呢啞引之規裏良遊媒也言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應叱愕立擢身竦峙時立也既入誘引於隔切啞於角切應叱愕立擢身竦峙時立也既入

也善曰杜子春周禮注曰愕驚竦身而立捧黃間以密殼

屬剛罽以潛擬名捧舉也黃間弩名也張衡云黃間機張一矢於弦也剛罽弩矢鏃也以鐵為之形如十字倒禽紛以各長三寸方似剛罽故曰罽焉罽古買切挂同倒禽紛以

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弩聲猶未啟言其矢來疾也山驚鳥悍害矣迅已甚其性悍戾慙害飛走如風之疾也爾雅曰扶

搖謂之焱謂暴風從下上也越壑凌岑飛鳴薄廩驚性悍

善曰字書曰慙愚也呼甘切越壑凌岑飛鳴薄廩驚性悍

聲便越澗凌岑且飛且鳴遙來翳前也廩翳中盛飲食處

今俗呼翳名曰倉也善曰薄至也方言曰慙惡也祿列切

鯨牙低鏃心平望審鯨當作擊舉也舉弩牙低失鏃以射

也固毛体摧落霍若碎錦難尚不止於飛中射之毛逸群之

偶擅場挾兩也善曰楚辭曰荷衣兮蕙帶倏然而來兮忘上風之餐切長

場說文曰也善曰楚辭曰荷衣兮蕙帶倏然而來兮忘上風之餐切長

擅專也也善曰楚辭曰荷衣兮蕙帶倏然而來兮忘上風之餐切長

也善曰楚辭曰荷衣兮蕙帶倏然而來兮忘上風之餐切長

忽而逝六韜曰倏然而往忽然而來忘上風之餐切長

映日之儻朗言其忌聲而畏光也屏發布而累

息徒心煩而伎憊屏除其布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聞

不定空心煩而伎憊屏除其布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聞

蜀父老曰心煩於慮應劭風俗通曰伎憊也音養善曰難

保於宋子之家父作苦聞其家伊義鳥之應機啾獲地以

堂客擊筑伎養不能毋出言也伊義鳥見野雉紛紜難中

厲響義鳥煤也為人致敵故名曰義煤見野雉紛紜難中

曰啾彼聆音而迺進忽交距以接壤彼野雉聞媒聲便迺

聲也相接善曰廣雅曰壤塵也形盈窓以美發紛首頽而臆仰形赤也盈滿

相曰壤塵也形盈窓以美發紛首頽而臆仰形赤也盈滿

毛詩曰禾稊菽藜稌藿菴葦稊稗類也菽豆也謂勞豆

鳴雉振

曰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葦西京賦曰葦葦葦葦

羽依于其冢冢山巔也爾雅曰山頂曰冢言野之雉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羽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

不見其形而見草動也捫一本或作捫捫瞻挺稷之傾掉尸豔切捫而專切善曰尚書曰降宅土

意淙躍以振踊出挺稷草莖也掉動也覩草莖傾動異雉將

切噉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噉漸出貌也楚辭曰噉將出兮東方向觀草動

其雉當至噉然而出果望鷹合而翳晶雉脰有而旋踵言其所願情神愈驚動

出苗望諸處鷹然聞合唯翳晶然獨頭仍歛翼旋反也人

欽身謂之脰脰有鷹鳥簞切善曰說文曰晶頭也漢書公孫

攬曰脅有低首呂氏春秋管仲曰車不飲余志之精銳擬

結軌士不旋踵晶胡了切脰許結切

青顛而點項中項既反歸乃從後射正亦有目不步体邪眈

旁剔目不步眈視與軀遠也邪眈旁剔視瞻不正常驚惕

說文曰惕驚也靡聞而驚無見自眈驚音眈字亦從眈方

剔與惕古字通

驚言雉性周環回復繚繞磐碎皆曰漢書曰何武所舉者

盤辟戾翳旋把縈隨所歷戾轉也把翳內所親處也言轉

曰戾力才于中輟馥焉中鎬戾力才于中輟馥焉中鎬

丑錄切馥校遇切善曰今本並云才于中輟馥焉中鎬

賦曰蹇兮岩往才于中輟馥焉中鎬

重膺傍截豐翮正橫射也刻割也前割重若夫多疑少決

膽劣心狷善性怯而多疑膽劣而心戾者內無固守出不

交戰內心也固堅也心無堅守外無鬪意也善曰管子曰

曰交來若處子去如激電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

共也來若處子去如激電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

乍見不藟麥稍也謂在麥田中藟葉間闕於外乍見乍隱

音於是筭分銖商遠邇分銖弩牙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

計其分銖商揆懸刁騁絕技度也弩牙後刀也一名機揆

絕技也善曰釋名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刁其形然如軒

如軒不高不埤言至平也善曰毛詩曰如軒如軒輕與輓

輓竹二切當味值胷裂膝破背射面也膝喉受食處也背

味鳥口也味竹夷險殊地馬麤異變地有平險之殊雉有

不可為吳不暇食夕不告勸言樂之者昔賈氏之如臯始

解顏於一箭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

怨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見獲雉而言笑則彼

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騫騫疾也田獵也言遊獵馳車

乘危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善曰言斯藝極安從

已故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人多則雉驚故僻除人從清

不勞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尾飾鑣而在服肉

登俎而永御豈唯阜隸此焉君舉舉音據善曰說文曰鑣

馬並以黃金為義髻挿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禮左氏傳臧

服有禴翟關翟儀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鶉鷩左氏傳臧

惓槃流遁放心不移槃樂也善曰東京賦曰君舉必書若忘其身恤

司其雄雌惟人箴曰忘其困恤思其鹿牡樂而無節端操

或虧善曰東京賦曰樂而無節此則老氏所誠君子不為

遺誠孫卿子曰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

紀行

北征賦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

父惟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曹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

歸隗囂囂時據隴擁眾囂不礼彪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

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答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才為徐

今卒亦為望都長

余遭世之顛覆兮雁填塞之阨災

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羅

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填塞廣雅曰填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

舊室滅以丘墟兮曾

不得乎少留

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立墟楚辭曰欲少留此灵瑱遂奮袂

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

淮南子曰奮袂執銳莊子曰超絕迹易廣雅曰絕滅也楚辭曰願

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

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

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都楚辭曰夕宿兮帝郊爾雅曰周有焦獲郭璞曰音護今

扶風池陽縣瓠谷中是也按瓠谷玄宮皆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

通天之崇崇雲陽古縣在池陽西北屬右扶風雲門即雲陽縣門也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楚辭曰忽

反顧而避日通天乘陵崗以登降息邠邠之邑鄉漢書右臺名已見上文

縣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治邑也揭與邠同幽與邠同應劭曰左傳云畢原豐邠文之昭也邠侯賈伯伐晉是也臣

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邠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邠叔又云文公城邠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

也今河東有邠城即古邠國也廣雅曰乘陵也慕公劉之

爾雅曰大阜曰陵邠音荀邠與幽同方旻切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孔安國曰公劉名也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

德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披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

殃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故時會之變化兮

非天命之靡常故時會者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

也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雅曰時會也登赤須

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

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然坂忿戎王之淫狡

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史記秦本

紀曰昭襄王母楚人姓芋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

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

滅義渠而得其地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

注曰狡獪也赫怒已見上注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

以歷茲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

吾乘兮玄雲皆謂也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節

詩曰行道遲遲楚辭涉長路之緜緜兮遠紆回以膠流毛萇詩傳曰緜長不

路脩遠而緜緜說文曰紆屈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

也膠流曲折貌也膠音虬不脩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釋余

避地於樓煩故泥陽有班氏之廟也泥奴雞切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孝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余

蘭臯漢書安定郡有彭陽即今彭原也楚辭曰步余馬於掩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楚辭曰掩不明也於感切毛詩云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

子行役如之何勿思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歎時毛詩序越安定以容與兮

遵長城之漫漫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曰路曼曼其脩遠漫曼其脩遠漫曼其脩遠劇蒙公之

疲民兮為疆秦子築怨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為秦將拜為內史秦使蒙恬築

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疆秦一暴零兮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

耀德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言不為厚固繕藩而已廣雅

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大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不觀兵杜預左氏傳注曰繕脩也

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譽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

脉而生殘史記曰趙高者諸疏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

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兆屬之遼東城墮

萬餘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

婆娑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

詞醉切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障或為墜文曰墜古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志及

婆娑容與之貌也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邛於朝那

毛詩曰市也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邛於朝那史記

曰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邛徐廣曰姓孫尚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郡有朝那縣姚察曰邛

姓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

帝號於尉佗聖文文帝也尚書曰允恭克讓幣加加之幣

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他者真定人姓趙氏為南海尉然為尉故曰尉他又云他秦

時為龍川令仗南越王值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淠之逆

秦亂遂不歸自立為越王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淠之逆

邪史記曰吳王淠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為吳王孝

如福秦繆藩而禦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廟耳為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

齊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嗟峨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野蕭

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初賦曰迥百里

而無風焱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管子曰山水

之溝命曰水揚波兮杳冥真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

豈楚辭曰响兮杳杳王逸曰杳杳深冥貌也說文曰皚皚

涉凝露鴈雝邕以群翔兮鷓雞鳴以齊齊毛詩曰鷓雞鳴

之隆霜而悲鳴齊齊飛聲也音皆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漢書高祖

故鄉廣雅曰捨愴恨悲也恨力上切撫長劍而慨息泣

連落而露衣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慨大

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人之長勤國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久

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長勤國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久

失其平度陰曠喻昏亂也楚辭曰欲俟時而須史日陰諒

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爾雅曰諒信也宋哀春秋

憂惟聖賢兮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達人從事有儀則

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毛詩曰我從事獨賢莊子曰形體

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家語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也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周易曰履信

東征賦大家集曰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

也

曹大家

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十四聘世叔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兄固脩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融受業於大家

融受業於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

惟是也東觀漢記曰和帝年號永初時孟

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

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猶擇也楚

絳曰吉日良辰毛萇詩傳曰辰時也

乃舉趾而升輿兮夕子宿乎偃師左

傳曰闕伯比曰莫敖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嘗所都後

為西亳即古之易亭周秦之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遂去故而就新兮忘愴悵而

懷悲楚辭曰愴悵懷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遠

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

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諒不登櫟而極蠶兮得不

廣雅曰弛絕也爾雅曰念思也

陳力而相追登櫟極蠶謂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

蠶得不陳力就上古之世人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則

居巢韓子曰上古之世人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則

蛇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

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極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

食羸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曰覽乾元之兆域兮茹草飲水

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極蠶蛭而食蔬接

胎生曰乳豕與蝮蠱與羸古字通蠱力弋切螫力兮切蚌

蒲講切論語子謂冉有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

見上注墨子曰貧富治

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楚辭曰夫

寤步王逸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楚辭曰忽

目韓詩曰聊樂我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史記秦

鞏襄王城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

鞏城平陸偃師鞏緱氏漢書河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脩

遠以多難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阜之旋門郭璞曰山海

東至河南鞏縣入河廣雅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

有成阜縣旋門已見東京賦成阜縣今虎牢是也既免脫

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應劭曰

切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漢書河南郡有

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

伯聞之竊歎也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論語子

懷德小人懷土孔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家語

安國曰懷安也

子適齊驅而少前漢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

書陳留郡有平丘縣

衰乱之無道兮乃因畏乎聖人論語子畏於匡又曰慎終

過匡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追遠史記曰孔子將適陳

虎嘗暴於匡人匡人遂止孔子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

而將昏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漢書門卒謂韓到長垣

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漢書陳留郡有長垣縣也睹蒲城之丘墟兮生

荆棘之榛榛兵墟已見上文漢書伍惕覺寤而顧問兮想

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長門賦曰

無見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

在匡城蒲鄉史記曰子路為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

勇而無義為亂又曰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立

到于今稱之稱或為祠

墳蘧氏蘧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鄉有蘧唯令

伯玉冢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

德為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毛詩曰顯令德左氏傳穆

朽論語曰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老子曰莫不

文王既沒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

尹文子曰親疏係乎勢利徵左氏傳曰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鮑公子荆公叔

發謂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史記衛世家曰

有徵平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

廢為庶人衛絕祀孫卿子曰百仞之山而堅子憑而游焉

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义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劉

向書曰周室多禍遂陵夷不能復興王肅家語注曰陵

遲猶陵也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論語子夏曰死生

語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

故曰形於一也命已見上文札記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

近乎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景詩曰高山仰止

仁貢問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好正直

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

回鄭玄曰不違先祖之道也文庶靈祇之鑒照兮祐真良

而輔信楚辭曰祐真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

慕古人兮揚子法言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先君行

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先君謂彪也論語顏淵曰

雖不敏請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論語

事斯語矣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周

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與謙音義同
苦兼切封禪書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為天
下正論語曰子路問弋人子曰若
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第九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

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
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為長
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

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許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岳傷弱子序

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一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

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

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

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

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

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

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

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潘子

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馮子

憑軾西征自京徂秦潘子岳自謂也馮軾已見魏都賦爾

雅曰徂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

氣而甄三才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惚恍未

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

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

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

已見魏都賦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

才而兩之漢書音義曰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

之大寶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

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

海賦曰運之脩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左氏傳王

短不豫期也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

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室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大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

室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大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鄭玄尚書注曰鼎三象也春秋漢舍孽曰三公在天法

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疑應劭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

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滅榮緒晉書曰岳遷

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

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口直

道而事人焉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過於四海滅榮緒晉書

往而不三黜炎字世安崩謚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

書曰帝乃徂落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過

絕密也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帝諒衷字正度武帝

靜也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

曰楊駿為太傅百官摠已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摠已以

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伊尹之相太甲致桐

冢宰王有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窺士貴於漢庭講

折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一姓之或在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敗

聲類曰講亦疇字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乱逆

也爾雅曰疇誰也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祇為逼

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

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

未遠言孔蘧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

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淵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

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

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辟

匹亦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班固漢書贊曰山林

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言已閑行藏之明而有藏

陋拘攣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

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票駭蓬轉因遇際會察

位儻其隆替名節灌以隳落危素外之累殼甚玄鷺之巢

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說文曰備壞敗之貌洛

累邗已見魏都賦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鷩巢

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王隱晉書曰

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匪擇木以棲集豈林焚而鳥存擇

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

已見魏都賦爾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賢

雅曰魏都賦爾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賢

下懽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身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

也張超宣左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

秋霜漢書孫寶勅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

以成嚴霜之威古今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洞蕭賦曰蒙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

聖主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

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皇鑒揆余之

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冢而成私門

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余

聞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

夏之不綱戰國策同薛人立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

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

伊故鄉之可懷夜聖達之幽情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

沛留置酒沛官乃起舞忼慷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矧

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疾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暢矧

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爾雅曰矧况也漢書元帝詔

序曰王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曹植責躬表曰不

居鎬京

東都賦曰眷輦洛而掩涕思纏絲於墳塋鞏洛二縣名也

關庭神麗

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

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絲恩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

塋冢田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平樂館

也音營

也音營

也音營

也音營

也音營

也音營

也音營

也音營

也音營

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
瀆口高三丈謂之阜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
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秣馬而牧法言曰
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銖切西見下注解遠
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澣化流岐

函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

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
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
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澣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
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

子昌立曰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與魯同邠與豳同旋牧野而

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也

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

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道者惟有武王爾

夜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望商

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望商

王曰我未定天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言武王滅

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

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

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

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

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亡王謂桀也言武王

險而逾秦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

曰奚異涉海之失拖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

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
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此於
復來也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人謂武王與桀也

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郊廓遂鑕龜而啓繇尚書
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中毛詩曰考
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

孫蒲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平失道而來遷繫

一國而是祐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二國晉鄭也左氏

傳注曰繫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末之王豈

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

大禹能亡失德夏以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

顏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言鄭伯以子顏樂及徧舞為樂

闕西備樂是乃効其為戾也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

生子顏子顏有辭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顏享

時歿於必至今王子顏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王乎虢公

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園門入虢叔自北

門入殺子顏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効尤

其亦將有咎包咸論語注重戮帶以定棄弘大順以霸世

口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

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迎王

入于城取太叔於溫殺之鄭玄毛詩箋曰弘廣也重晉文

耳重靈壅川以止闕晉演義以獻說年穀洛二水關欲毀

王宮王欲擁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不曠山

不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辟而禍夫三川之神賈逵曰闕

者兩會似於闕小咨景悼以迄丐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

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左氏傳

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

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

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樂帥師納王子

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

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

曰迄至也呼乞切丐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

成也左氏傳衛彪奚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踰十葉以逮

報邦分崩而為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

景王崩

史記曰

景王崩

景王崩

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
 王立弟殺哀王自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
 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
 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
 工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
 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
 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
 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為虎口老子曰天下
 神罷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漂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濟水經曰作
 水在河南鄆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曰天赤子
 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

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
 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
 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天折
 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猗例切禮記曰延陵季子
 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
 泉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憂

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
 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
 吳為吾吾眇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聖項氏之肆暴坑降
 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沈而好還
 卒宗滅而身屠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駢轡
 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
 能秦必盡誅吾父毋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
 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
 自到尚書曰后来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沈薛君曰回邪僻
 也老子曰經澗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
 其事好還遠想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
 世之英蘭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
 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耻
 聞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

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

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

聲請奏去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頸血滅大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憚為擊去秦之羣

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

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盡謂之缶呂氏春

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

文曰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

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

河外謂之涇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

為好會於西河外涇池咆勃怒貌也史記曰廉頗曰我為

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

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見廉頗引車避匿荀悅申

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王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

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末

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

淵偉方鄙吝之忿恚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

智勇

也忿恚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

歲之未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

蘭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

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

忿恚含怒

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

之日久也

初垂翅於回谿不尤肯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

東觀漢記

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涇池為

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穀底重

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涇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

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曰樊崇欲與王莽

戰恐其眾與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

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秦穆公曰吾不以青掩大德西

京賦曰遊鷗高翬薛綜曰

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

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

佐命已見西都賦答賓戲曰廓帝絃

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結也

登峭坂之威夷仰崇

嶺之嵯峨

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威夷險也嵯峨已見上文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臯記墳於南陵文遠

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縑以授戈曾隻輪之不反

紘三帥以濟河

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

樂師必於散散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尔骨焉秦師還晉文

公子墨縑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

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而無反者值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任

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

耻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

言若值庸主矜而愎諫始戮三帥陳之市朝而

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雅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愎諫遠卜杜

預曰愎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陳其刃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

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狐之罪也又曰秦

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

悉雪耻古詩曰虛名後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為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雜

也非降曲峭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

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

仲雍之祀忽諸

劉澄之地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

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魏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魏魏公醜奔京

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

輿之伎則未可輿央良左氏傳曰滅文仲聞六與蓼城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林預曰忽

然而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

我祖安陽言陟陝郭

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

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鄴善長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

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
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谷客
舍弘農郡圖經曰曹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

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公羊傳曰自陝

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
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故繫之邵公周南邵鄭愍漢氏之剥亂朝流亡以離析卓

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

役顧請旋於權汎既獲許而中惕迨皇駕而驟戰望玉輅

而縱鎬魏古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

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汎擅朝政權質天子於營權將

揚奉叛僞僞眾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揚奉董承以天

子還洛陽僞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

陽大戰奎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剥乱天下毛詩

曰民卒流亡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

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

子曰雖有盛尊之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

親萬乘已見上文

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

桴楫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華嶠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

數董承率眾繫僞太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

綸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不

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操其指舟中之指

可掬左氏傳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

忠臣畢力射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也征賦

曰首身分而不寐子虛賦曰洞胷達腋禮記曰流天在白

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升曲沃而惆悵

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

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

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

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翼仇之後也莊化武公相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鄙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挑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白憐爾雅曰替齊也左氏傳申無字曰未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脰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也亂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耻徒利開而義閉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躡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躡

谷之重阻者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笑羸氏之利害

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衿帶已見上文孫卿子曰勇怯或開關以延敵競逐逃以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勢也

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有禁門而莫啓不窺兵於九國之師避逃而不敢進之

山外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取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禁閉而不言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然禁亦閉也禁臣蔭切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

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言峻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言峻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于豈

下不交而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難存乎六出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厭紫極之閑

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也

啟其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親貌而獻餐疇匹婦

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為宮以象之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

南都賦曰體爽塏以閑敞蒼頡篇曰敞高頭也漢武帝故

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

宿逆旅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

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

圖也天寒姬酌酒多與其夫醉姬自縛其夫諸少年皆

走姬出謝客殺雞作食平且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

之賜姬金千斤擢其夫昔明王之迷幸固清道而後往惧

為羽林郎疇猶訓也

街檠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迷幸長安司

行猶時有街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街勒也司馬彪注

子注曰檠駢馬口中長街也檠巨月切淮南子曰隋法刻

刑許慎曰峭峻也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

毛詩曰徒御不驚

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

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

上之漸何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

可長乎

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

悲臺徒望思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

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

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寘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

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閭鄉

為戾園又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乱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

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

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

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

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

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

又繼之以盤桓而前楚

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駢遲遲而

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鳴里戾太子死處圖

經曰全節閭鄉縣東十里鳩澗西廣雅曰盤桓不追也周

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發闕鄉而警策湖黃巷以濟潼

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

眺華岳之陰崖觀高掌之遺蹤漢書湖縣名今魏州闕鄉

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也薛綜

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遡古字通獻帝春秋曰與平二

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

曰河自開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

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憶江使之

以一華巨靈鼎眉高掌遠蹶以流河曲閩音聞

反壁告亡期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

壁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

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壁也蘇林曰祖

始也龍人君之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

象謂始皇也

亂愠韓馬之大憝阻關谷以稱亂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

中諸將馬超韓遂寄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憝孔

安國曰愠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閔谷潼關函谷

也尚書曰敢行稱亂魏武赫以霆震秦義亂以伐叛彼雖

孔安國曰稱舉也

眾其焉用敵制勝於廟筭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

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臨君之

眾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

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漢書楊

雄即趙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料敵制勝

尾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字書曰碑大

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抱而

鼓說文曰抱鼓推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

運斗不振塵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繡破聲也呼麥切春秋

尾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

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尾解淮南子曰水泮而農桑起

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

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軌踣躡以低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

中之隘陝廣雅曰踣躡傾側也

蹈秦郊而

倦狹路之迫隘

倦狹路之迫隘

倦狹路之迫隘

倦狹路之迫隘

倦狹路之迫隘

倦狹路之迫隘

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

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臨秦郊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

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邪界褒斜右濱

汧隴褒斜汧隴並寶雞前鳴甘泉後涌寶雞甘泉並面終

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嶠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

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山明矣漢

書左馮翊有雲陽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崗

乎嶠九峻截嶭太一龍庭並已見吐清風之颶戾納歸雲

之鬱蒼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

雲而澁逝楚辭曰南有玄灞素滄湯井温谷玄素水色也

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洲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温湯

田縣界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毛萇詩傳曰涇渭相

圖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浸決鄭

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鄭玄周禮注曰漫者可以為陂灌

溝大漕控引淮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並已見

述陸海珍藏張叙神臯奧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

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

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

亂有入鄭都而抵掌義相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

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史記曰鄭桓公

子也大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先立其子爲

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

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樊子又改為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衆淫嬖

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為

亡國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

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

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齊后之父

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

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

里革曰厲流于彘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又有繼於此者異

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萇曰滅呼滅切又有繼於此者異

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

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

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生理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

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櫛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

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若而不圖謀其賞生理報勤謂反以生理之事以報其功勤也

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效與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

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

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

故以乾坤為喻焉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

已也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乃實慎終

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息無不逮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明

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率土且弗遺而況於

隣里乎况於鄉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

社易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

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西京雜記曰

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橋豐

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籍含怒

於鴻門沛跼踏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搆

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

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是饗士且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

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且見羽鴻門因留沛

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世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文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

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尚書曰四

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搆搆也力乃切周易樊抗憤

以危酒咀彘肩以激揚漢書曰樊增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

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曾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

未上疏曰贊命之忽蛇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

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史記曰褚先生曰大夫龍變傳曰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

驟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王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乎嬰胷組於軹塗投素車而

肉袒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傍軹

曰肉袒示服踈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漢書曰踈廣為臣僕也踈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漢書曰踈廣

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始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

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襴毛萇曰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文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蒲也

西京賦曰橫西池而絕金墉西都賦曰建金城而萬雉峻謂棧峻峻貌也繩直已見東京賦庚飲馬之

陽橋踐宣平之清闕爾雅曰庚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有飲馬橋夏侯嬰家在橋南三里

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

人意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

勸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息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蒞職謂釐

政也毛萇詩傳曰蒞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勗於是孟秋勉也又曰勗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彊不息

爰謝聽覽餘日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於省

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廩管庫

最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言今之寺署最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也

漢書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

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壘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

曰最聚兒也藏外切說文曰芮小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兒而銳切處一或為一處非也

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皆

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爾乃階長樂登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

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馭娑而款駘盪輻朽詣而轢承光

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已上並見西京賦驚雉雉於臺陂狐兔窟於

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驚雉已見射雉賦黍苗已見魏都賦尚書

曰予思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史游急就章曰乘風縣鍾華獨樂

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

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

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蹶蹶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

潘岳關中記曰秦為銅人十二董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

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

今在霸城大道南銅人即金狄也

並已見 **辛李衛霍之將**

漢書曰辛慶忌字子貞為左將軍西都賦

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

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衛霍已見長楊賦曰

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漢書孫寶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社陵人也武以中

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武

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

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封騫為博望

侯教敷而彝倫叙兵舉而皇威暢

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彝倫攸叙

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

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文投命蘇武也吳子曰一

人投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

暨乎稅侯之忠孝淳

深小雅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

且上曰來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

何羅衷白刃從東廊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

之繇是者忠孝節

陸賈之優游宴喜

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為太中

封為柁侯音妬

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

從歌鼓瑟待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

食後陳平乃以妓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

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答賓戲曰陸子

優游新語以興毛詩曰

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

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長卿字子淵楊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

修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大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

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讒謫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

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壘校

尉為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

漢書曰趙廣漢

守京兆尹發姦擿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
 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
 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
 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上駿皆有名故京
 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
 也為廷尉其次疑平法務在哀解寔罪疑惟輕朝廷稱之
 又曰張釋之字子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
 議平乃結為親友也
 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
 漢書口
 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其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
 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
 之善進之上惟恐後班固贊曰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
 陽之才子
 漢書曰終童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
 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
 植自試表曰終童飛翠綉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
 鄭玄
 軍以妙年使越

注曰綴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
 記杜詩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
 或被

髮左衽奮迅泥淖
 謂曰淖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凡
 喜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泥淖東觀漢記曰趙

為瑕穢動增泥淖說文曰淖澌也
 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

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賈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
 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
 或著

顯績而嬰時戮
 謂廣漢也
 或有大才而無貴仕
 謂廣漢也
 皆揚

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

耳
 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聞令當音鳳恭顯之

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
 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

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

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石顯已見

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而死之日曾不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龍靈顯赫光震都鄙

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

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

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

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望漸臺而扼腕梟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猾而餘怒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

扼腕而言東京賦曰巨猾間疊揖不疑於北闕軾樗里於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

武庫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有二男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史史收縛曰昔蒯瞶端

命出奔轉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樗里子者名疾

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

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酒池鑿於商辛追覆東未史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

車而不寤漢書贊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鑿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車

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成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

白虎化奢淫而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太備第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决高都連竟外社

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

終孰長生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

方術士說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

之奧秘淮南子曰大丈夫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無為與造化逍遥

爆鱗骨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于雲漢而

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致叩齒其奚難惟

之金莖西京賦曰干雲霧以上達

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咸

半勒東岳以虛美

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惑蒟醬

角觥戲又東方朔曰甲乙之帳臣瓚曰興造甲乙之帳絡

以隋珠和璧漢書贊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

書曰武帝登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餘並已見上

則反本方言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言先明面朝

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子壯當熊之忠勇深辭

虛賦曰飛織垂鬚扶輿猗靡較音校

輦之明智攀檻欲上致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

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婕妤

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

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慙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

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

臣在側似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衛賢髮以光鑒趙

得無近似之乎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

輕體之纖麗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

甚美光可以鑑廣雅曰鑑照也荀悅咸善立而聲流亦寵

漢紀曰趙氏善舞上悅之號曰體輕

極而禍侈緣廢自裁故曰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

所暨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

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戊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

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擡輕棘霸之兒

戲重條侯之倨貴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

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

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

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門

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

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

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

氏傳曰子朱怒撫劔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壘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顏咫尺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傳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注曰倨傲也

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劔以刎首嗟

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曰畢陌西

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惘罔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奉昭

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伐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

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言今

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

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賜劔自殺昭王昭襄王也廟筭已見上文尚書曰

注曰勿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道杜篤吊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西京賦曰林

麓之饒于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陞殿之餘基

裁坡屹以隱嶙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緬盡貌也亡衍切坡屹類貌

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想趙使之抱壁瀏睨楹以抗憤

史記曰秦王得趙璧魚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

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

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以璧俱碎於柱

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劉睨目清貌

也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

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堪秦王不中堪丁鳩切

厲而高奮狙潛鈿以脫臙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

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鈿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

論衡獼猴也音七穆切尚書刑德放曰曠者脫去人之曠也

郭璞三蒼解詁曰曠音各一音格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

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畧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

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

囚執狽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

音貝扶蘇於朔邊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

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

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

殺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為是

儒林墳於坑穽詩書煬而為煙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仙

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

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詣守

尉雜燒之廣雅曰穽坑也才靜切郭璞方國滅亡以斷後

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猛為煬余亮切

身刑輟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史記曰秦

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人

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

嘆曰嗟乎為法之蔽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

周禮注曰車裂曰輟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中子俱

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

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輟

之辟二人為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風俗通曰秦

首故曰啓前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相趙高指鹿

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

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

也馬假讒逆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春秋元命苞曰赤受

墨翟之口兵在頸而顧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

死而獲可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東征賦曰惕

與其女婿閭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誅及其身

惶擾不鬪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

不蚤告我審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
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
得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
弗許閻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

捷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

路左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

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

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紓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子嬰

降已見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眾寡史記沛公至咸陽

上相御史圖書藏之漢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者

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遠近

險易文曰識眾也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史記曰客

寡之用者勝也秦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

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

而冠耳漢書曰羽屠咸陽燒其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

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

以喻其高下也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

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感市閭之叢井歎尸韓之舊

處丞屬號而守關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

之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

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

貴非所望於蕭傳

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

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故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

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

時廩犧官錢放散有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

而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

說文曰叢麻蒸也阻留切然叢井即渭城賣蒸之市也延

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

詩曰如可贖予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
 許以為直者說文曰許面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
 憾於弊邑之地又魏犢公欲殺之而愛其林周易曰開物
 成務乖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
 望之左遷太子太傅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曾中豁其洞開
 群善湊而必舉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
 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
 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
 羣冊畢舉此高祖之大畧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
 也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抔步毀垣
 以延佇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
 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
 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越安陵而
 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抔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無譏諒惠聲之寂寞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
 齊侯于譙無譏乎楚辭曰欲寂寞而
 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劔於東郭漢
 寂無聲之貌也寞靜也

曰袁盎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
 盎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盎烏浪切
 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謔墮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
 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
 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
 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
 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飲博弈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飲博弈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
 亦皆反七國反書聞袁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
 迫諸侯削奪其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
 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
 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
 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晁錯
 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
 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
 盎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
 切漢書谷永曰霸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

於渭瑩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

穢我明德帝昭曰些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些毀也子爾切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

善行廢園邑以崇儉帝罷衛思園及矣園又詔曰初陵勿

置縣過延門而貴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

死而莫鞠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

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

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嶽中爾雅曰俾使也漢

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也快淫嬖之凶忍

勦皇統之孕育小雅曰粗快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

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

飲藥傷墮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

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張舅氏之姦漸

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

貽漢宗以傾覆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刺哀

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主於義城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

漢書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奏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

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絕兮終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

古鄭玄札記注曰刊削也絜歿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

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康

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官后曰何面目鶩橫橋

以見漢家目投火中而死不合葬故曰孤墳而旋軫歷嚴邑之南垂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

也門礧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竒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而未

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汗而為沼豈斯宇之獨隳三輔黃

房前殿以木蘭為梁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史記曰始皇

南山之巔以為闕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

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

史記由余曰從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

鄭玄周禮注曰備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

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

洿其官而瀆焉汗與洿古由偽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

字通音烏方言曰隳壞也

驅吁嗟而妖臨搜俊哀以拜郎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

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

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

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

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

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

誦策文除以為郎也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尺下通

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尺下通

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維

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

以文姦言同歸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

殊塗俱用滅亡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圖曰阿

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

命縱聲樂以娛神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

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

乃葬衛后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

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

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

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

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謂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

也王母思后也爾雅

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

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

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

陸之汚隆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涯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

不也也開襟乎清暑之館游日乎五柞之宮曹植開居賦曰朔寒風而開襟清

老謂此焉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五柞在整屋而交

渠引漕激湍生風見渠上文乃有昆明池乎其中漢書武帝發謫穿昆

也明其池則湯湯汗汗滉漾彌漫浩如河漢西都賦曰佳乎

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魚涯古詩曰皎皎河漢女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

且似湯谷夕類虞淵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日月

淵之記曙於濛谷之浦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

池靈沼黑水玄灑豫章珍館揭焉中時儀景星於天漢

列牛女以雙峙禮曰漢大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牽

牛織女象也齒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孔安國尚書傳曰

元符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凡一擢百尋之層觀今

數仞之餘址鄭玄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包咸論振鷺于飛

鳧躍鴻漸毛詩曰振鷺于飛乘雲頡頏隨波澹淡毛萇詩

賦曰浮雲沉濫隨波澹淡林澆灑驚波喑喑葭沒之兒

高唐賦曰巨石溺以澆灑西京賦華連爛於淶沼青蕃蔚

乎翠激說文曰激波際也力奄切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於

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釋穿池之意也言志

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

漢用船戰遂乃脩昆明池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

曰窮武極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而菜蔬芼實水

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幾之而又復

賓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

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前幾之而今又復左氏傳實

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

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

貧脩同整檝擢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

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

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

所致也 徒觀其鼓柅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叉來往

言欲迴輪必先鼓柅也郭璞方言曰今江東人呼柅為軸

舊說曰輪釣輪也謂為車以收釣縴也輪或為綸毛萇詩

傳曰縴也西京賦曰又族也挺也又取 纖經連白鳴振厲響

魚以也西京賦曰又族也挺也又取 纖經連白鳴振厲響

貫鯁焉尾掣三牽兩經其連白網也連白對引之說文曰

技高木也以長木叩擊為聲言曳一經於前鳴長振於後

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為猶擊也音前

字書曰於是弛青鯁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杜預左氏

掣牽也 於是弛青鯁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杜預左氏

鯁二魚名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鉤羅屬

著網鉅鉤也 於是弛青鯁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杜預左氏

魚黏於網故 華魴躍鱗素鱖揚鬣子虛賦 雍人縷切鸞刀

若飛應刃落俎霍霍罪罪周禮曰內饗中士鄭玄曰饗者

副烹煎和之稱也 霍霍罪罪周禮曰內饗中士鄭玄曰饗者

京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逢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

賦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逢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

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積如委紅張衡七辨曰

鞏洛之鱗剖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

曰南方有魚鱗之也然遲思侍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

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閭沒女寬將

諫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各曰豈將

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之腹為君

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

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朴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

許慎淮南

正我死欲而民自朴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許慎淮南

子注曰策杖也茵車中才也毛詩曰文茵陽徘徊艷鎬如

穀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渴如飢心翹歎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豈三聖之敢夢竊十

飢渴符賢企仲也毛詩曰高山仰止豈三聖之敢夢竊十

亂之或希子發中子曰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

生南宮適其一人諱文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鄂及郟仍

京莫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靈臺已

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載之漢書翼奉

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

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際其極言誰之識應歎識

三五以來越可畧聞周子羸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

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

息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擾鋤慮有德

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

下而不君也讓其所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由此觀之

土無常俗而教有定式止之遷下均之埏埴漢書董仲舒

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於

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

奸利不昏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漢書曰秦地五方雜

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獫狁孔熾

老子曰天下無言在於化也漢書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賈誼曰黃帝云操

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而賈誼曰黃帝云操人之升降與政隆替

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左氏傳子展曰扶德

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錐智

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錐智

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言已雖無才能然

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任其才信無欲之

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劣字非也論

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論

幽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情論

文選卷第十



程